

花月痕



可以
翻印

版一十月一十年三二

新式標點
花月痕

冊二裝洋
角四元一價定

標點校出版者
者閱版行
者者者者
何何
銘銘
新文海上
化四化
書馬路
社書社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小說

彭公案	濟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金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六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定價三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五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九角	定價一元四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八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花月痕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
| 第二回 | 花神廟孤坟同灑淚 | 蘆溝橋分道各揚鱗 |
| 第三回 |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 開錢筵招遊荔香院 |
| 第四回 |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
| 第五回 |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
| 第六回 | 勝地名流禊修上巳 |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
| 第七回 | 翻花案劉梧桐仙及第 | 見芳譜杜采秋東裝 |
| 第八回 |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 并州城韋癡珠養痾 |
| 第九回 | 粵傘水閣太史解圍 |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
| 第十回 |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 一見心傾笑言如舊 |
| 第十一回 |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搆毀

礮烟燈鏡闌秀爭風

第十三回 中奸計凌晨輕寄柬

斷情根半夜獨吟詩

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闌花魂詞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

第十五回 詩繡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

第十七回 儀鳳翩翔豪情露爽

睡鴛顛倒綺語風生

第十八回 冷雨秋聲病憐並枕

涼風天末緣證斷釵

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憶舊夢歌成秋子夜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牽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觴開彤雲閣

消良夜笛弄芙蓉洲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夜詩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裏恨高詠綺懷詩

第二十六回

影營生花文章有價

圍爐煮雪情話生春

第二十七回

癡婢同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懃懃

第二十八回

還玉珮愁書生受賺

討藤鐔懃太歲招災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僧老卜居園遊柳巷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兒遇舊

祝華筵女弟子稱觴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警新年

峯雲樓華燈猜雅謎

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白聽鶻絃

第三十五回

鬢眉巾幘文進壽屏

肝胆鏃斂酒闌舞劍

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煖草薰春來行館

第二十八回 紫宮無靈星沈婺女

綠華遠折月冷祇園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辜台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洒鵲魂

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築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歸誠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第四十四回 一利火光穢除蟬脫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墳

樅陽縣佳人降巨寇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第四十七回 李謬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擔粥振饑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衲西歸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駭古人

是色是空雙棺雨下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花月痕 (下卷)

第二十七回

癡婢悔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殷勤

話說，癡珠滿腔孤憤，從偷園上車，向秋心元趕來。時止黃昏，晚風刺骨，朔雪撲衣，好是「箭多地，就到了。步入月亮門，跛脚和那小丫姪，站在台階上，將棉襖前襟，接着雪花頭，要警見癡珠，一個便打開南屋軟簾，一個跑入北屋，告訴秋痕。秋痕迎了出來，說道：「好好天氣，偏是不來；這樣大雪，何苦出門呢？」一面說，一面替癡珠卸下斗篷風帽，教小丫鬟取過鞋，換下溼靴。癡珠見秋痕打個辮子，也不塗粉，却自有天然丰致，身上穿件舊紡綢的羔皮短襖，青縐紗的棉褲，便攆着手，回入北屋。覺得一陣陣梅花的香，撲入鼻孔，他說道：「梅花開麼？」秋痕道：「你回去那一天，就開了數枝，你怎的隔兩天竟不來呢？」我又沒得人去瞧你。」癡珠道：「我爲着差人回南邊去，忙了一日。第二日却爲游仙自蒲關來了，他就住在李太太公館，我飯後去回看他，就給他兄妹留住，到三更多。」

天，纔得回寓。今日清早，要來看你，却被小岑劍秋絆住脚，吃過飯，正吩咐空車，紫滄又來，我只得和他同到愉園。鶴淚風聲，天寒日短，我到像個隋煬帝，汲汲顧景哩！秋痕不語，癡珠儘管向玻璃窗瞧着雪，望着院裏梅花，也不理會。忽聽得嘩喇一響，嚇了一跳，回頭見滿地殘羹冷炙，秋痕滿臉怒容，坐在方椅，只是喘氣，兩個丫鬟和一個打雜，眼睜睜的瞧着。癡珠忙問道：「怎的？」秋痕一言不發。打雜的說道：「我們好端端送飯上來，姑娘發氣，將端盤全行砸下。」癡珠便含笑說道：「不是姑娘發氣，是失手砸了的，你們不小心，天冷手僵，自然的掀下地來。」打雜正要辯說，癡珠接着道：「如今不要多話。」就向四喜袋內檢出一紙錢票，付給打雜道：「這是兩吊錢，你替我辦幾味下酒的菜來，餘外的賞你。」那打雜自然歡天喜地的買辦去了。癡珠便教兩個丫鬟，收拾端出兩屋方來安慰秋痕。秋痕哭道：「我勸你狠着心丟了我，你不肯聽；給這一起沒良心的恁般輕慢！」癡珠笑了一笑，說道：「如今我和你聚一天，便是樂一天，你體貼我這意思罷！」秋痕止住哭，癡珠倒傷心起來，秋痕十分憤懣，十分感激，就十分的密愛幽歡，正是：

白飛雪絮，紅閃風燈；香爐乍溫，茶釜微沸。繡壁馬於此鄉，合金蟲以爲愛，春憑擣杵，弓任射沙冰霧之怨何窮？秦絲之彈未已，蓮花出水，聲諧蓮子之心；梅影橫窗，闥入梅花之夢。

只是情分愈篤，風波愈多。第二日，雪霽，癡珠去後，牛氏便進來擊個竹筴，背着手冷冷的笑道：「我們伺候不周，叫姑娘掀了酒菜。」就揚開手，打將下來。秋痕哭道：「你們一個月，得了人家多少銀錢，端出那種飯菜，教我臉上怎的過得去？」牛氏起先不過給狗頭父子慫恿進來，展個威風，被秋痕衝撞了這些言語，倒惹起真氣來，喚起李裁縫，將秋痕皮襖剝下，亂打亂罵。秋痕到此，只是咬牙也不叫，也不哭。倒是跛腳過意不去，死命抱着竹筴，哀哀的哭。牛氏見秋痕倔強，跛腳糾纏，愈覺生氣，丟了竹筴，將手向秋痕身上亂搯；大嚷大鬧，總要秋痕求饒，纔肯放手；無奈秋痕硬不開口。跛腳哭聲愈高，牛氏嚷聲愈大，打雜們探頭探腦，又不敢進去。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陡然有人打門進來，却是李家左右鄰：一個賣酒的，這人綽號喚作酒鬼，性情懶惰，只曉得喝酒；開個小酒店，人家賒欠的也懶去討，倒把點子家私，都賠在酒缸裏。一個開生肉舖的，這人綽號喚作麴太歲，性情最直，最奸管人家閒事，橫衝直撞，全沒遮攔。當下跑入李家，麴太歲嚷道：「你們是個教坊人家，理當安靜怎的今日大吵，明日大嚷？鬧出事來，不帶累街坊麼？」便奔入北屋，將牛氏扯開。酒鬼也跟着責備李裁縫一頓。牛氏見是左右鄰，也不敢撒潑，只說道：「人家管教兒女，犯不着驚動高鄰。」麴太歲嚷道：「你家十四夜鬧的事，對得人麼？弄出人命，我們還要陪你見官呢！」牛氏李裁縫那裡還敢

答應。倒是酒鬼拉着牛氏，到了客廳，翹太歲李裁縫也都出來。大家坐下，酒鬼將好言勸解牛氏一番，翹太歲還是氣忿忿的帶罵帶說。李裁縫陪了許多小心，叫打雜遞上茶來，兩人喝了，翹太歲向着牛氏道：「不准再鬧！」方才散去。可憐秋痕下牀，還沒三天，又受此一頓屈打。牛氏下半天氣平了，便怕秋痕尋死，又進來訴說了多少話。秋痕只是不理。晚上逼着秋痕喝點稀飯，背後吩咐跛脚看守，就也自去吸煙了。秋痕這一日，憤氣填胸，一點淚也沒有，和衣躺到三更後，一燈如豆，爐火不溫，好像窗外梅樹下，窸窣有聲，又像人嘆氣。想道：「敢是鬼來教我上吊麼？」因坐起來，將褲帶解下，向床楣上瞧一瞧；下牀剔亮燈，將捲窗展開，望着梅花，默祝一番。正跪牀沿，懸下褲帶。突然背後有人攔腰抱住，哭道：「娘就捨得大家，怎的捨得韋老爺哩？」秋痕此刻，雖不怕甚麼，却也一跳，回頭見是跛脚。跛脚接着道：「你死了，還怕韋老爺要受媽的氣哩！」秋痕給跛脚提醒這一句，柔腸百轉，方覺一股刺骨的悲酸，非常沈痛，整整的和跛脚對哭到天亮。這會過身，纔曉得痛。打算癡珠今天必來，怕他見着難受。諄囑跛脚不要漏洩。安息一會，支撐下牀，挨至午後，癡珠來了，照常迎人。癡珠見秋痕面似梨花，朱唇淺淡，一雙嬌眼，腫得如櫻桃一般，便沈吟半晌纔說道：「你又受氣？」秋痕忍不住，眼淚直流下來，說道：「沒有。」便拉着癡珠的手，坐在一邊，勉強含笑，道：「你昨晚不

來我心上不知道怎樣離過故此又哭得腫了。『癡珠不信秋痕便邀癡珠步入北院賞玩殘雪新梅，就說道：『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癡珠接着道：『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再見。』秋痕怔怔的說道：『怎的？』癡珠不答，到得夜裏，牀癡珠瞧着秋痕身上許多傷痕，駭愕之至，亦憤痛之至。秋痕倒再三寬慰，總勸他以後不要常來。次日就是三十，留癡珠敍了一日一夜。初一早，秋痕折下數枝半開梅花，遞給癡珠道：『給你十日消遣罷。』兩下硬着心腸，分手而去。癡珠回寓，將梅花供在書案，黯然相對。初二靠晚，游鶴仙便來探訪癡珠，到秋華堂來，坐到二更天走了。癡珠因約他明日午飯，初三混了一日。初四午後去訪鶴仙，三更多天回來。穆升回說：『劉大老爺親自過來，請爺初七日公館過冬。』看官！你道這一局爲何而設呢？原來子善公館，是那賣酒賣肉的主顧，跟班奶媽們都認得這兩人。一日，談起李裁縫，鬚太歲便將廿八日的事，告訴了子善跟班，因此子善前往探訪，見秋痕玉容憔悴，雲鬢蓬鬆，說不出那種可憐的模樣，就十分難過，和秋痕約下這局。癡珠不知，到了一下鐘，催請來了。癡珠問：『有何客？』跟班回道：『沒別客，聽說牛姑娘也來。』癡珠道：『那個牛姑娘？』跟班笑道：『不就是菜市街李家姑娘麼？』癡珠聽了，便說道：『我即刻就到。』接着吩咐套車。恰好癡珠下車，秋痕正和劉太太晏太太請安卜來，就坐癡珠身下。

子秀笑道：「你兩人隔數天不見，何不開口談談？」秋痕眼皮一紅，瞧着瓶裏插的梅花，即說道：「談也是這樣！就如這梅花，已經折下來，插在瓶內，還活得幾天呢？」子秀道：「花落重開，也是一樣，不過暫時落劫罷了！」秋痕道：「花落原會重開，人死可會重生麼？」癡珠道：「死了自然不能重生，却是死了乾淨。最恨是不生不死，這纔難受。」癡珠說到這裏，不覺酸鼻，秋痕早吊下淚來。子善便勸道：「今日請你們來，原爲樂一天，而且係個佳節，何必說生說死，徒亂人意？」癡珠道：「着，着，說別的話罷！」子秀因問起謾如江南情景，癡珠嘆一口氣道：「他這回戰功，原也不小。荷生營裏，接着南邊九月探報，也與謾如家信說的一樣。不曉得他怎樣得罪大帥，如今還攔着不奏。他前月來的信，說是要飭他到任，這會怕是到寶山去了。」秋痕道：「江南軍營不用人打仗麼？」癡珠道：「百姓不管官府事，說他怎的？」當下晏劉兩太太喚着秋痕上去，替他換個髻圍，是劉太太親手紮的，又賞了手帕，挽袖，脂粉等件。到秋痕下來，便入座喝酒，上了大菜，家人掌上燈，子善道：「秋痕，你如今行個什麼令？」秋痕瞧着癡珠道：「我那一夜要記芙蓉，你說是詩詞歌賦上多得。我如今單用詞曲的芙蓉飛鷺，照謾如的令兩人接罷！」癡珠道：「也還熱鬧，你說罷！」秋痕斟滿酒喝了，說道：「子善癡珠接令！」

陪得過風月主，芙蓉城遇晚書懷。」

子善喝了酒說道：「秋痕子秀接令？」

差遣芙蓉嬌面。」

癡珠喝了酒說道：「子秀子善接令！」

草蒲團做不得芙蓉軟褥。」

秋痕道：「我再飛個芙蓉是。」

則怕芙蓉帳額寒凝綠。」

子善癡珠接令。」子秀道：「我飛個並蒂芙蓉罷！第一個是。」

采芙蓉回生並載。」

子善癡珠接令。第二個是。」

也要些鴛鴦被，芙蓉妝。」

癡珠秋痕接令。」子善道：「不好，我竟要飛三句了，通說罷！人太少，我要自己喝酒了；第一句飛着。」

癡珠秋痕。」

草林頭繡褥芙蓉；

第二句第三句通是賓主對飲，

珠簾掩映芙蓉面

人前怎解芙蓉扣？

秋痕一杯，癡珠通共三杯，我兩杯。『癡珠道：『如今我說五句，秋痕說一句收令罷！我五句是：

你出家芙蓉淡妝；

三千界芙蓉妝豔；

芙蓉冠帽，短髮難簪繫；

香津微搵，碧花凝唾，芙蓉暗笑，碧雲偷破；

好男兒芙蓉俊姿。』

秋痕道：『癡珠怎的說五句，通是自己喝，又累我喝兩杯，却不給子秀的酒。』癡珠笑道：『我要多
喝子善的酒，不好麼？』於是癡珠喝了五杯，子善喝了三杯，秋痕喝了兩杯。秋痕道：『我給子秀一
杯酒喝，子善陪一杯。』

恨匆匆萍蹤浪迹，風剪了玉芙蓉。」

癡珠瞧了秋痕一眼，也不言語。子秀子善喝了酒，讓癡珠秋痕吃些菜。只見老媽領着子善的三少爺，抱個腰鼓出來。癡珠秋痕都抓些果品和孩子說笑。子善瞧着鼓笑道：「我們何不行個擊鼓傳花的令？」癡珠道：「這更熱鬧。」秋痕道：「傳着的喝了酒，也說句詞曲，纔有趣。」就向炕几花瓶取出一枝梅花，說道：「就說梅字何如？」大家說：「好！」子善道：「教誰掌鼓？」癡珠道：「就屈你令郎作個司鼓吏，好麼？」子秀道：「好極！」於是子善喚老媽引孩子到裏間打起鼓。席上傳花，輪有三遍，傳到子善，鼓却住了。子善喝酒，說個梅字，是：

「敢柳和梅，有些瓜葛。」

說完起鼓，輪有一遍到秋痕，鼓就歇了。秋痕喝酒，說道：

「立多時，細雨梅花落香雪。」

子善又教起鼓，這回輪有五遍，秋痕將花傳向子秀，子秀未接，鼓却住了。秋痕便說子秀故意不接，要罰子秀。子秀道：「我正要接，鼓聲已停，怨不得我。」大家都說：「該是秋痕。」秋痕只得喝酒說道：

「前日燈花，今日梅花。」

說完，鼓聲填然，輪有兩遍，秋痕剛在癡珠手裏接過，鼓又停了，大家大笑。秋痕着了急，說道：「怎的三少爺只教我一人喝酒？」只得說道：

「俺向這地坼畏梅根迸。」

第五回輪到癡珠，癡珠說的是：

「俺似他翠袖臨風慘落梅。」

第六回又輪到秋痕，秋痕說的是：

「向迴廊月下，閒嗅着小梅花。」

第七回又輪着子善，子善說的是：

「簪掛在梅梢月。」

第八回又輪着癡珠，癡珠說的是：

「手撚玉梅低說。」

第九回又輪到秋痕，秋痕笑道：「今天真教我喝得醉倒了。」癡珠道：「我替你喝酒，你說。」秋痕